

# RUBENS



# 序

素描是美術的基礎，是爲學畫不可缺的過程。一幅好的畫必有堅實的素描撐着它。素描除了基礎性的意義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含義，那就是指創作性的素描。畫家除了製作油畫、水彩畫之外，亦常畫素描。他們的素描可能是創作前的習作或畫稿，更可能其本身則是創作品。尤其近來，素描的地位大爲提高，素描本身是可成爲獨立之藝術創作。有些評論家說，馬蒂斯的素描比他的彩色畫更爲生動，可見有深度的素描並不在於油畫之下。歷代許多著名的畫家在他一生中，都留下了不少素描的傑作。素描雖然是一種單色的表現且工具單純，但無論表現甚麼，其中一點一線都貫通着畫家真實的感情與思想。而這些心理要素的表現，素描比其他彩色畫更爲直截了當。因此，若是我們能將歷代名家的素描拿來比較研究或欣賞，相信更能深入了解作家的創作歷程與精神。

最近由於國家經濟社會安定，有關美術的活動正在逐年推展，誠爲可喜之現象。目前藝術書籍有如雨後春筍，相繼出版，唯因出版之藝術書籍多半爲油畫或水彩，有關素描之專輯尚屬少見，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源成出版有限公司鑒於此，不惜鉅資特編印大型豪華精美的「世界名家素描」一套共三十六冊，內容包括自文藝復興期至現代的名家素描。在一般畫集中我們所接觸到的名家作品多半爲彩色畫，而此畫集將名家素描傑作聚集於一堂，並依序作有系統的介紹，實爲難能可貴。本書內容豐富，印刷精美，堪稱爲世界素描之集大成，無論對學生、專家，甚至對一般美術愛好者均爲不可缺少之珍貴書籍。本人二十多年來在師大美術系擔任素描課程，覺得有關素描的參考資料非常缺乏。欣聞源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世界名家素描」甚爲感動，在出版之際特爲推介，並爲序。

陳銀輝

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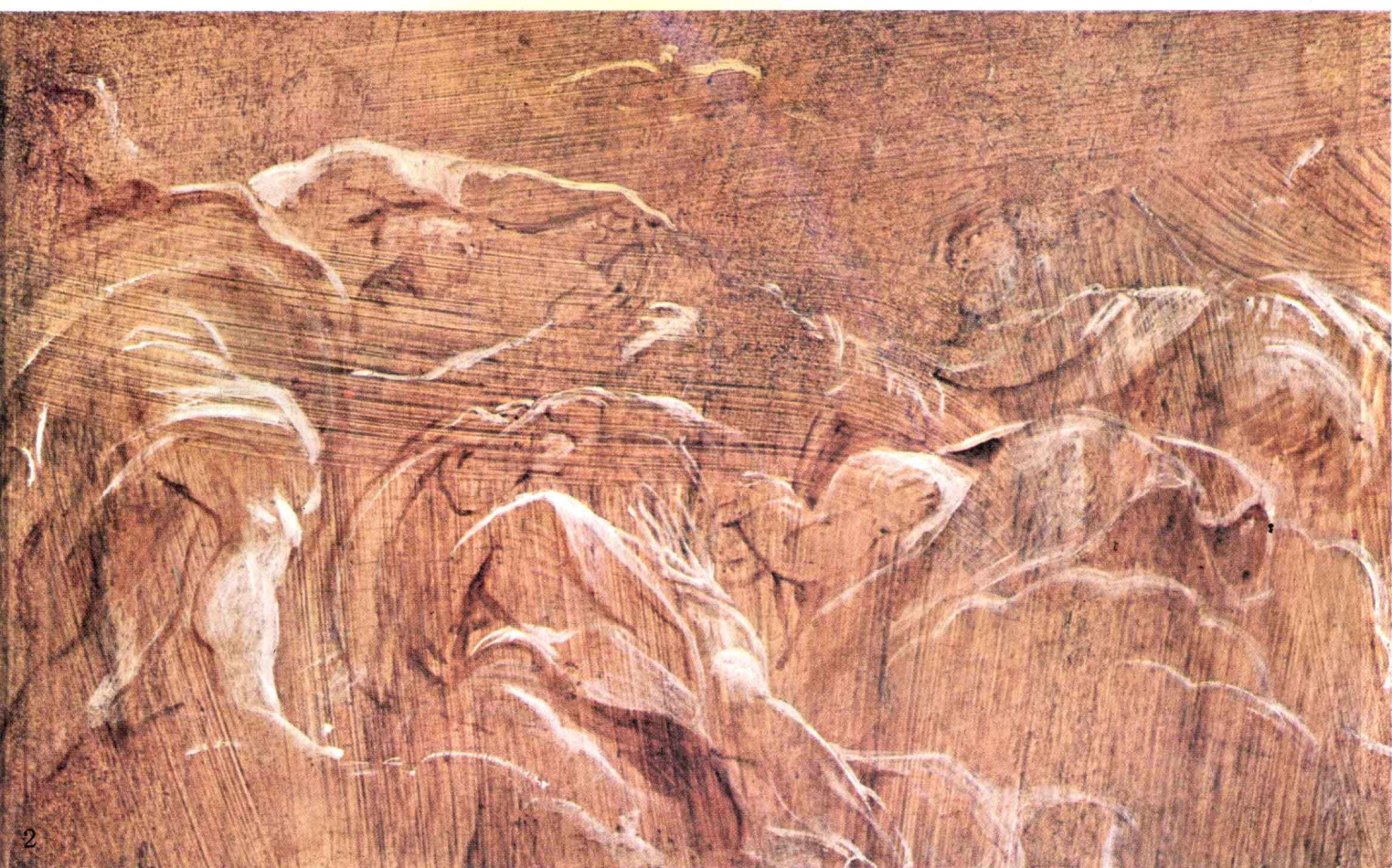


# 1. 基督的埋葬

1615年代 22.3×15.3cm pen 墨水 淡彩 黑墨筆畫的底稿  
Rijksmuseum, Amsterdam

此畫是描繪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死與其前後的幾個場面，是盧本斯在1610年代，特別喜歡描寫的主題，本圖以「基督的埋葬」作為主題，這種以「埋葬」為主題的構想，是受到義大利巴洛克先驅卡拉瓦基 (Caravaggio) 的著名的同一畫題的作品 (梵諦岡宮美術館) 的啓示。

盧本斯把圖中人物的構圖，從右上方延伸到左下方，重新給予組合，更賦予動感。同時摒棄卡拉瓦基過分誇張的姿勢，而強調構圖時的集中性。可是和這張素描對應的完成作品，目前仍未被發現。



## 2. 聖母加冕

1620年 17.8×28.6cm 單色油彩 畫板

Museum Boymans-van Beuningen, Rotterd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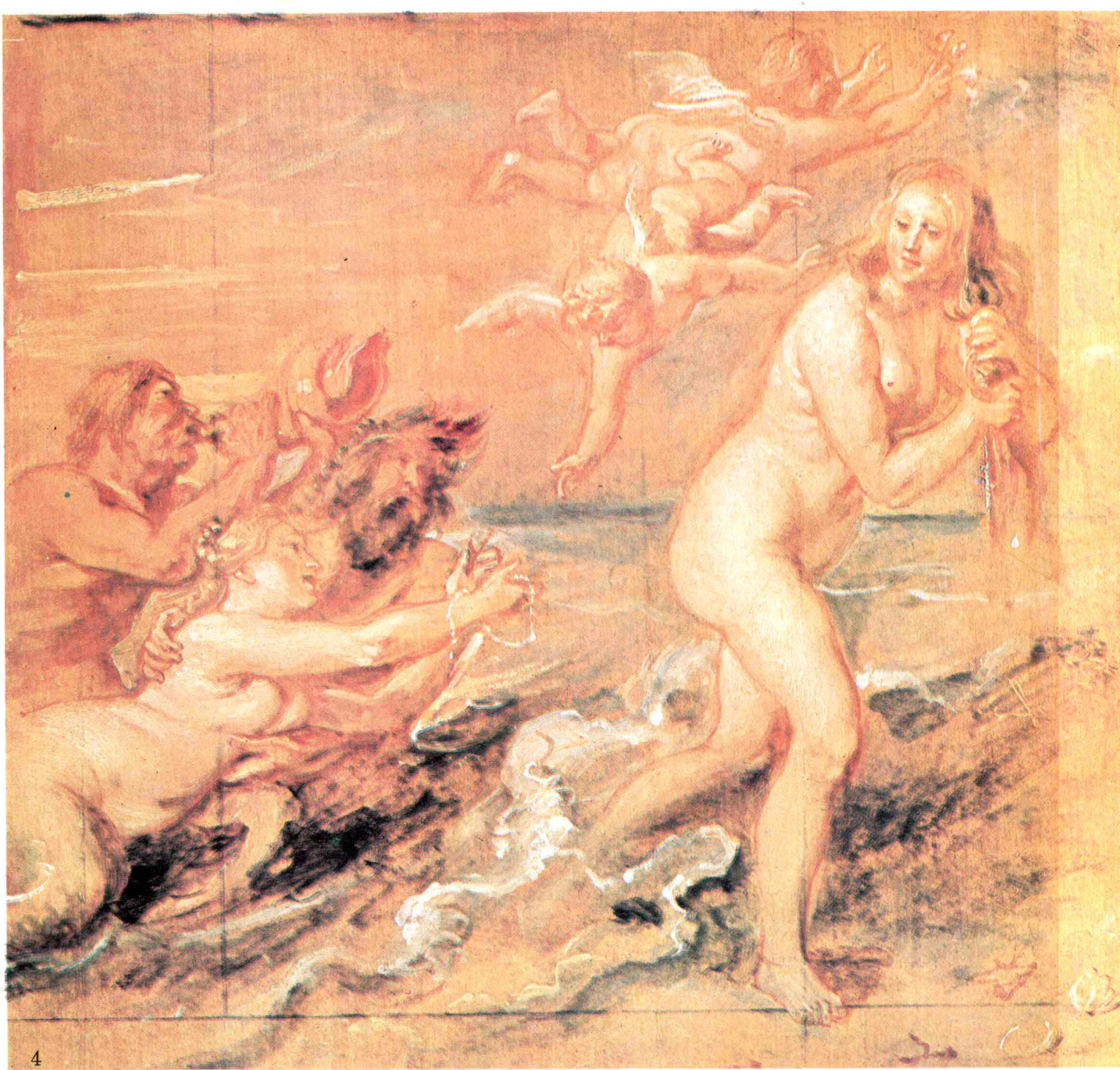
這幅畫是表示聖母瑪麗亞升天後，天文（右）和基督（左）為她加冕的情形。聖母頭上的聖靈，以鴿子的形態出現在畫面上。

這幅畫是為了裝飾安特衛普的耶穌會的天蓬而

繪製的，從1620年～1621年間，所繪製的連作中的一幅習作。

這幅畫強調前縮法，所以很適合由下往上看。雖然是油畫，其實就是用油筆所畫的素描。接著這幅粗描，繪製完成後所畫的彩色素描，收藏在羅浮宮 (Palais du Louvre)。可惜包括這幅素描的完成作品，及天蓬畫，在1718的火災中，全被燒燬了。





4

#### 4. 維納斯 (Venus) 的誕生

1636~1638年 26.5×28cm 油彩畫板

Musee Royaux des Beaux-Arts, Bruxelles

從海浪泡沫中出生的維納斯，被海的妖精們送上岸邊後，正擰乾濕漉漉的頭髮。這幅畫是為了要裝飾西班牙王菲力浦四世 (Felipe IV) 的狩獵館而製作的。此圖也是根據羅馬詩人奧維帝斯 (Ovidius) 的大作「變身譚」所繪製的，五十幾幅連續神話作品中的一幅畫稿。

盧本斯晚年常為痼疾的痛風所苦惱，因此在訂畫的人諒解之下，只畫些小幅的彩色素描。實際上的製作；除了少數幾幅是盧本斯親筆繪製之外，大部分都由約旦斯 (Jordaens) 等助手門徒們分擔所製作。根據此素描所繪製的完成作品 (普拉多美術館) 上，有哥爾寧斯、佛斯的簽名。

#### 3. 馬爾斯 (Mars) 和赫拉克萊斯 (Herakles)、米奈魯瓦 (Minerva) 的戰鬥

1635~1637年 37.0×53.9cm 用黑 pen 畫的

底稿 樹脂水彩 淡褐色紙 Musée du Louver, Paris

當時盧本斯以外交官的身分，奔波於各國之間，從事和平交涉的工作。他以八十年戰爭 (1568~1648) 為背景，畫了很多以戰爭跟和平為主題的畫。畫表現出戰神的殘酷，許多無辜的人受到災禍，赫拉克萊斯和米奈魯瓦因而很勇敢地向他挑戰，天空出現了銜著雷光尤比特的驚鷹，復仇女神發現形勢不利，正準備要逃走。

本素描的完成作品，至今仍未出現。我們就維護和平的觀點來看，收藏於倫敦國家畫廊中，有一幅「維護和平的米奈魯瓦」，主題和這幅畫相同。至於構圖方面，和他晚年所繪的「戰爭的慘禍」(比蒂美術館、插圖18) 十分近似。



##### 5. 瑪莉·德·梅迪希絲登陸馬賽 (Marseille)

1622年代 63.0×50.0cm 油彩 畫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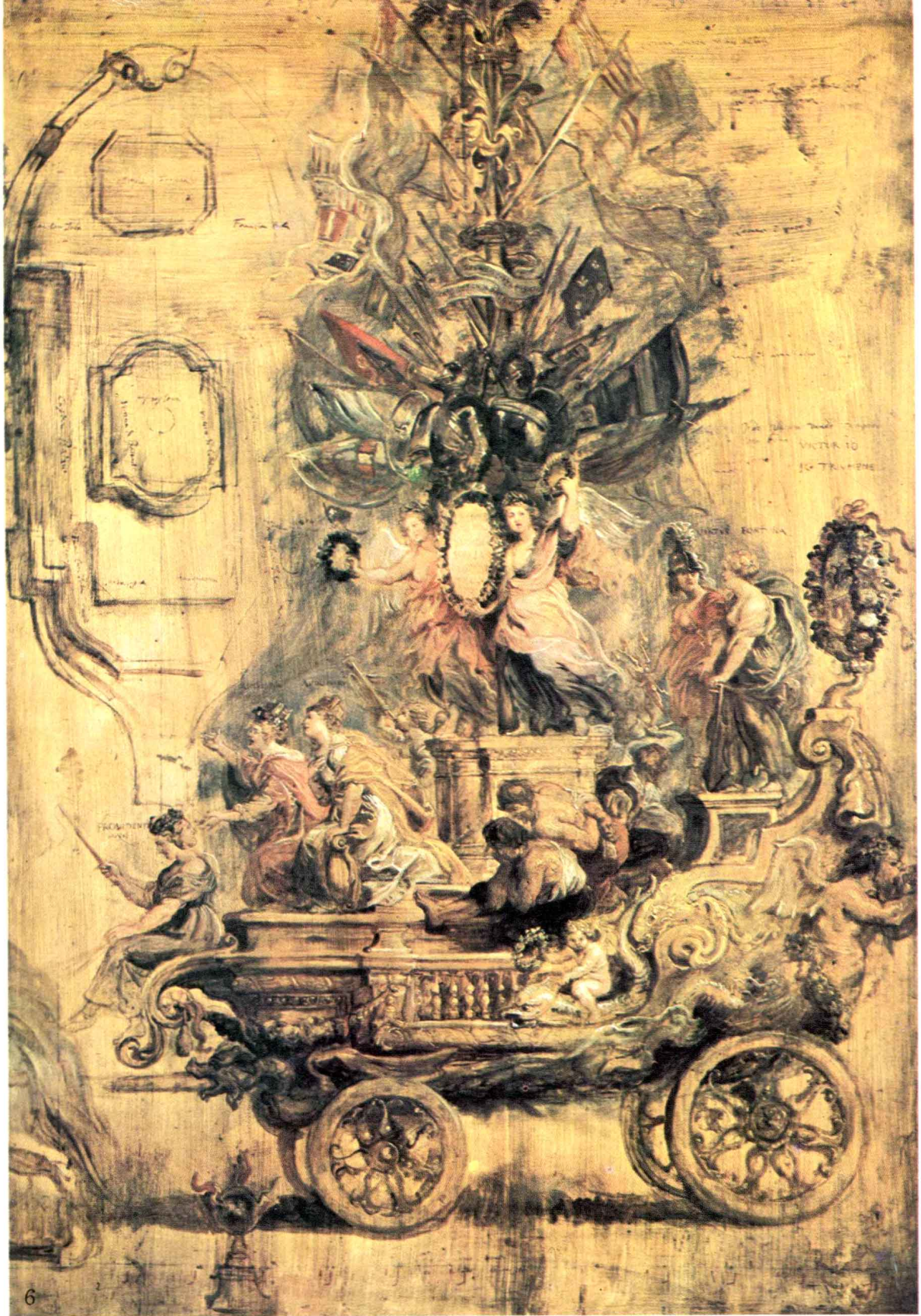
Alte Pinakothek, München

多斯加納 (Toscana) 公主嫁給亨利四世 (Henri IV)，來到馬賽，受到象徵法國的擬人像的盛大歡迎。畫中出現了海的妖精們以及手拿著三叉鉞的寧布多奴斯等神話中的人物，構成十分熱鬧的慶祝氣氛。

這是在1621年，受法國皇太后之命，繪製皇太后新宮——盧森堡宮——的裝飾畫。皇太后要求盧

本斯繪製一套有關她半生故事的壁畫。盧本斯在1622年到1625年期間，開始繪製此項連作，本素描是此作品中的一幅習作，完成作品現在收藏在羅浮美術館。

本素描雖然是一幅獨立的油彩畫，但是對盧本斯而言，此幅畫乃是嘗試的一個過程，所以在他的完成作品中，在此素描的構圖方面，有很多地方加以重新修改。(參照插圖14)



## 6. 凱旋車的設計 (design)

1638年 103×71cm 油彩 木板 Koninklijk Museum voor Schone Kunsten, Antwerpen

船形車身中央，擺設巨大的戰利品，台座身邊綁著許多俘虜。從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前後都有臉像的護衛和其他各種姿態的寓意像。

1638年6月，屬於西班牙的尼德蘭軍隊，在安

特衛普近郊的卡羅附近，擊敗荷蘭軍隊。為了紀念這一次的勝利，安特衛普市委託名畫家盧本斯，設計慶祝遊行用的旋凱車。左邊畫面上，有車子的平面圖和畫中寓意像的名字，右邊畫面上，有對製作者提示製作此車時的注意事項，是盧本斯親筆寫的。



7

### 7. 雙手叉沈思的少女

1630~1633年代 47.3×35.4cm 紅色 黑色  
白色粉筆 Museum Boymans-van Beuningen  
Rotterdam

盧本斯用三種不同顏色的粉筆，所繪畫的人物素描，有不少可愛的作品中，畫中的少女，盧本斯用輕妙的筆鋒，畫出夢幻般的少女，表情和綻開的兩鬢短髮。少女的臉部和手，則用很細緻的筆法描

繪，相反地，衣服部分却以粗線條和陰影來表示。

本畫的重量感和質感，表現得恰到好處，雖然留下（未完成）的印象，但是有一整體產生一種調和的感覺。「聖卡特麗娜神秘的婚姻」（1633年，美國俄亥俄州托移美術館）中的聖母，就是以此習作為藍本。



#### 8. 拿羽毛扇的女人

1632~1635年代 53.8×34.7cm 黑色 紅色  
白色的粉筆，衣服上有若干用墨水畫的線條  
Musée du Louvre, Paris

這幅畫和圖9一樣，都是為了繪製「愛的諾言」（普拉多美術館）的習作。和圖7是同一時期

的習作，但是描繪的手法不同。圖7表現的重點在女人的臉和手部，但是此圖作畫的目的，著重在整個身體的姿態，以及研究豪華綢緞衣裳褶紋的畫法。利用黑粉筆這種典型的素描材料作畫，因此產生了繪畫色彩的特殊效果，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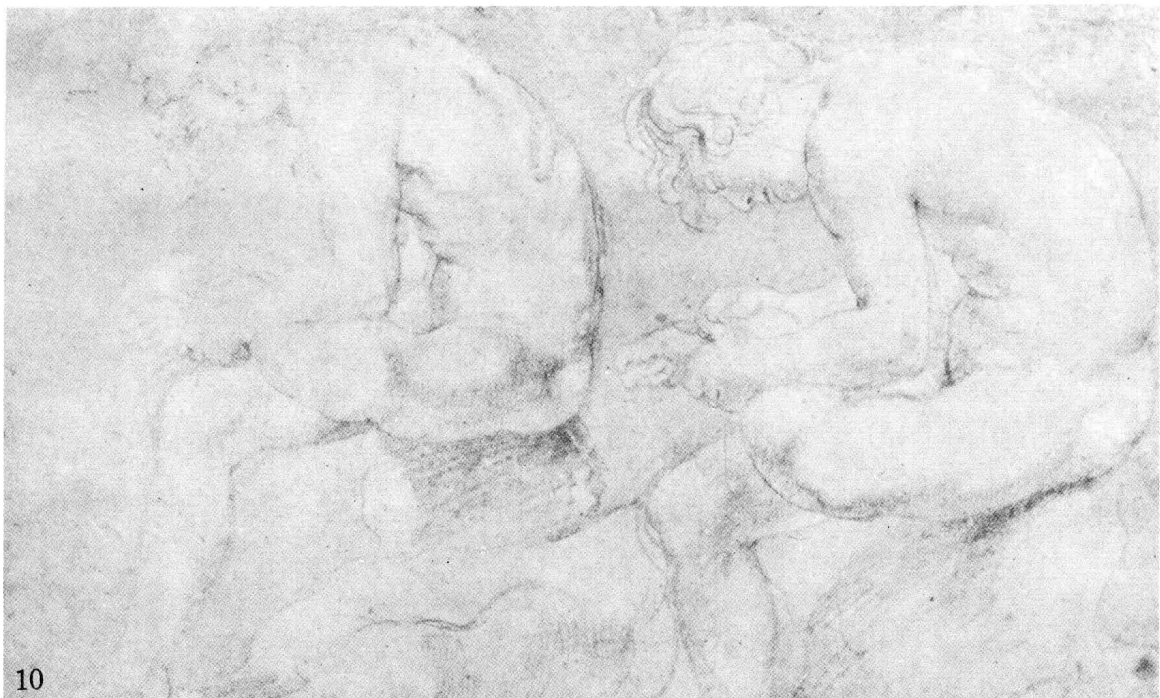


### 9. 走下階梯的人

1632~1635年代 56.1×41.5cm 黑色 紅色  
白色粉筆 Amsterdam Historisch Museum,  
Amsterdam

這一幅素描，是為了要畫「愛的諾言」的習作，在完成作品的畫面上，此圖以護衛圖8的貴夫人的騎士姿態出現。畫面上悠然流暢而確實的線條，筆法非常美妙。

盧本斯似乎傾全副精神，製作「愛的諾言」（1632~1635）；畫中十一個重要人物中的九名，現有包括這裡列舉的兩幅在內的八幅，十分細心描繪的素繪。普拉多美術館所收藏的完成作品，不但成為盧本斯晚年的傑作之一，而且也預告著半世紀以後，將要出現的瓦都（Watteau）的法國洛可可畫風「優雅的飲宴」。



10

#### 10. 拔刺的少年

1606~1608年代 20.1×36.2cm 紅粉筆 白色  
不透明水彩 背景的淡彩是後來補上去的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這一幅素描，是受到希臘化時代的銅像雕刻「拔刺的少年」(Palazzo dei Conservatori, Roma 盧本斯所看的可能是複製的雕刻品)的啓示而描繪的。

右邊比較忠於原作，左邊的畫面，則大幅度地

改變原作。少年的頭部，朝向觀看的人們，正在拭腳底，也許盧本斯指示模特兒作雕像的姿勢，然後描畫而成。無論如何盧本斯一面承認古代雕刻形態美的精髓，是藝術家首要學習的重要，一面警戒冰冷的石頭或金屬，會影響溫暖的血肉之軀。盧本斯臨摹雕像，常喜歡使用柔軟的粉筆，這也是根據他自己的美學觀點而來的。(參照插圖1)



11

#### 11. 安吉亞利之戰

1600~1608年代 45.2×63.7cm 黑粉筆 pen  
墨水 淡彩 強光部分以灰色和白色不透明水彩

Musée du Louvre, Paris

達·芬奇的這一幅畫，以未完成的狀態，一直保存在翡冷翠的市政廳牆壁上。

達·芬奇所畫的「安吉亞利之戰」，到了1557年，被瓦薩里的壁畫掩蓋了。但於達·芬奇這幅壁畫，有1558年出版的銅版畫，也有16世紀的摹本，留存了好幾幅。另外也有人說：達·芬奇自己所繪

的畫稿，一直留存到17世紀，所以盧本斯的這幅素描，我們無法知道他是以何者為藍本而畫成的。

畫中的細微部分，以大膽的筆觸，畫出自己的創意，圖中人馬錯綜複雜，把握一瞬間的動態，充分表現激烈的跳動感。即在細部加上盧本斯的創意，在所有臨摹的複製品中，這幅素描，被公認為是最能忠實表達原作精神的代表作品。

盧本斯回國後，對繪製戰鬥圖和狩獵圖，多少帶給他不少的影響。(參照插圖4)





## 12. 基督的洗禮

1604年代 47.7×76.6cm 黑粉筆 強光部分加白粉筆 Musée du Louvre, Paris

這幅畫是曼多瓦 (Mantova) 聖三位一體教會的祭壇畫 (安特衛普國立美術館) 的畫稿。盧本斯其他的構圖，從來就不像這幅畫稿那麼完整，已接近完成作品的階段了。圖上畫有方格子，表示這張圖是完成作品的最後練習畫稿，但是和完成的作品間，仍有著明顯的差異。

我們只要比較一下，不難發現：為了要填滿畫面的空間，構圖方面，顯然已有不少的改變。在已完成的作品中，形體都已擴大，畫面上的人物，被誇張為超人的強烈官能之美，可以說是比米開蘭基羅更強調雕刻性強烈的迫力。(參照插圖5)

## 13. 水浴中的蘇珊娜

1608~1612年代 21.5×15.8cm pen 墨水  
淡彩 Musée Atger, Montpellier

舊約聖經外傳中，有一段插曲，就是「美艷動人的蘇珊娜，正在水浴中，被好色的老西巴見了。」另外，在舊約聖經中，也提到「派得西巴的水浴」。這兩個小故事，成了文藝復興以來，描繪裸體婦人最佳的題材，普遍地受到藝術家的喜愛，尤其是盧本斯，以這種題材作畫，已不只一次了。

這張素描，是為了收藏在馬德里藝術學院，所繪製的練習作品。畫面的左邊，我們可以看到一隻伸展出來的手，那就是偷看蘇珊娜水浴長老的手，右端的筆線，大概是表現從上傾流下的泉水。他利用快速的筆觸，強調光線明暗的色彩，利用這種筆法，正確簡潔地表達蘇珊娜的驚愕與憤怒。



14

#### 14. 哀悼阿多尼 (Adonis) 美少年之死的維納斯

1608~1612年代 30.5×19.8cm pen 墨水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Ails Mellon Bruce Fund

維納斯所愛的美少年阿多尼，被野獸的利牙刺傷，死在她的懷中。紙面上有盧本斯親筆寫的拉丁文銘文：「*Spiritum morientis excipit ore*」（把臨終者的靈魂吸入口中）。顯然，這個作品的構想，源於古典文學（希臘比恩（Bion）的悲歌）。

畫面上不使用陰影，只用線條表現出形態的立體感，襯托出女性肉體豐盈健美的官能之美，如此生動的畫面，不僅引人入勝，更是為大家矚目而大加稱讚的。

利用這幅素描，直接完成什麼作品，目前，仍然無法查明。但是，和這幅素描，表現了相同主題的作品，有兩幅留傳到現在。



### 15. 勝利的女神

1615年代 29.7×19.5cm pen 墨水  
Hessisches Landesmuseum, Darmstadt

這一幅美麗的作品——勝利的女神——，令人連想到希臘白色瓶子的線畫。此畫中的女神，是「勝利者的加冕」（1615年代，卡賽美術館）中女神的素描。

至於畫在同一個紙面上端，單純的女人的素描，和這畫並沒有任何關係，而是為了繪製「所羅門的審判」（普拉多美術館）中，那個假冒母親的習作。這一張素描和圖14，很明顯地表現出盧本斯的特色，可以說他是使用線條描畫的能手。

### 16. 聖佛蘭西斯哥最後的聖體領受

1618~1619年代 22.2×31.0cm pen 墨水  
Prentenkabinet, Antwerpen

這一幅畫，是安特衛普佛蘭西斯哥教會的大祭壇畫（1619年，安特衛普國立美術館，插圖8），是為最初的構想。出現在畫面上的人物，像被修士攙扶著，領受臨終聖體的聖人，以及其他人物的基本構圖，都依照最初的構想，用在完成作品上。

為了畫製此圖的完成作品，還畫了其他的構想作品，包括用黑粉筆粗略描畫的建築物背景，以及為了畫聖佛蘭西斯哥的那模特兒的美妙的習作，至今仍留存著。（參照插圖9）





17  
A. Sandick



# 18. 舞蹈的農民們

1630年前後 58.2×50.2cm pen 畫筆 墨水  
有黑粉筆畫的部分底稿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瘋狂地踏著舞步的男女，從盧本斯的記憶及想像中，正在跳舞的構圖，陸續地湧現靈感，一對對跳舞的男女，佔滿了整個畫面。左下重複描繪的兩組，和右上的三組男女，被畫在「法蘭道斯村祭」（1630年，羅浮美術館）中。

類似的構圖，也出現在「維納斯的讚禮」和「普拉多義大利農民舞蹈」（維也納美術館）中。這兩幅圖的年代，都在1630年代的中期。根據這張素描，與其說是盧本斯急著要完成作品，不斷地摸索生動適切的形態，不如說是他受到舞蹈中人物的動感影響，感染了他們的興奮與激動，忍不住拿出畫筆，隨手畫起來，更為貼切。（參照插圖17）

# 17. 聖母子和聖人們（聖卡特麗娜神秘的婚姻）

1627~1628年代 56.1×41.2cm 黑粉筆 pen  
灰色和褐色的淡彩 Nationalmuseum, Stockholm

這個素描，是1628年時，為了裝飾安特衛普聖奧古斯丁教會主祭壇，高五公尺半大作品構圖的習作，完成作品現暫存於安特衛普國立美術館）。

畫面上，玉座中聖母子脚下，聖卡特麗娜正跪在面前。她將成為聖嬰基督的新娘，領受戒指。前景又畫了好幾個聖人，有教會的守護者聖奧古斯丁，也有安排在一起的聖喬治奧斯、西巴斯善（由右而左）。

這一幅素描的背後，有幾組聖母子的粗略素描，另外，描繪全體或部分構圖的油彩寫生畫，一共有四幅。本素描以前誤為范·戴克所畫，因此畫面上的字有 A. Vandick。（參照插圖16）